



奥运会上,金牌运动员永远站在前排,光芒四射,享受着荣耀和欢乐。

但我们同样关注那些站在后排的运动员,那些冲破阻碍、历经艰难的人,那些执着一念、矢志不渝的人,那些深爱如海、柔情似水的人。

他们为梦想而付出的艰辛,是生活在和平富足中的运动员无法比拟的。

踏上奥运赛场,比夺得金牌更难;走上训练场,也要冒着生命危险;遭遇天灾人祸,重新振作回到赛场;为了祖国而比赛,为了爱而比赛,为了和平,为了尊严,为了公平,为了自由,比赛。

今天我们要讲的,就是这样一些人,他们超越胜负、超越奖牌,他们的梦想和追求,他们的愿望和努力,他们的爱和坚强,是对人性光辉的最高礼赞,他们也是奥运会上的强者,光芒四射,应该尽享世间的荣耀和欢乐。

和平·自由

打仗吃苦老百姓。

在伊拉克、阿富汗、巴勒斯坦和非洲的一些战乱频仍的地方,运动员为参加奥运会,需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,需要巨大的勇气,甚至要面对死亡的威胁。

但他们来了。对和平、自由、国家团结的渴望,是他们的勇气之源。

登上奥运赛场,他们就取得了非凡的胜利。

一个获得团结和快乐的机会

“像伊拉克这种样子,谁知道我能不能活到2012年。”

——达娜·侯赛因

一句最痛的话

这是一句广为流传的话,一次次击痛我们的心。

当时,伊拉克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资格被取消,达娜哭了4个小时。她的教练安慰说:“你还可以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。”她说出了这句让全世界伤心的话。

国际奥委会取消伊拉克参赛资格的原因,是伊政府于5月解散了伊奥委会。

伊解散奥委会的原因,是伊奥委会长期不足法定人数——包括主席哈吉亚在内的4名工作人员两年前遭绑架,至今生死未卜。

这是一个伊拉克故事,充斥着爆炸、枪击、仇杀和绑架。

7月底,国际奥委会与伊拉克达成协议,参赛资格恢复了,达娜又一次失声痛哭。

训练场上的枪击

“谁知道我能不能活到2012年。”——21岁的达娜说的是她的真实处境。

上月,一次大爆炸就发生在她家附近,她家的房子震得乱晃,屋子里全是灰尘,几乎看不见东西。

去年11月,她获得参加北京奥运会资格后,在巴格达市中心训练之时,一个狙击手向她开枪。子弹从身边擦过,打在一棵树上。第二声枪响,达娜蹲下身,脚下一阵凉风袭来,子弹从她脚边穿过。达娜吓得晕倒。但30分钟后,她又开始训练。

有一次训练结束回家,她又遭枪手扫射,教练狂踩油门,才逃得一命。她后来说:“当时我一直在哭,但我活了下来。”

达娜说:“我雄心勃勃。如果街道被封锁了,如果枪战发生了,我会绕路走,因为我要实现新的目标,我要前进。”

不是只有达娜如此。19岁的柔道选手法克尔,一次训练结束开车回家,夹在武装分子与美军交火的枪林弹雨中进退不得,车被打了好几个窟窿。

“我和我的同伴每天都去河上训练。”25岁的赛艇选手海德·诺扎德说,“当兵的有时封锁道路,我们要么不去训练,要么走很远的路绕过去。”

一个国家的快乐

达娜的想法简单、美好:“体育能使这个国家重新团结起来,不分什叶派还是逊尼派,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而努力。”

“在伊拉克,只有体育是最纯净的。我们运动员之间,什叶派、逊尼派、库尔德人甚至基督徒徒,都能一起训练,和平相处。”法克尔也



这样说,“我想,所有伊拉克人,不管他们之间的问题多严重,终有一天会认识到我们都是家人。不管哪个运动员为伊拉克拿到奖牌,都是全体伊拉克人的骄傲。这种认同感是我们需要的。”

体育,也许是伊拉克人唯一的快乐。

2007年伊拉克足球队夺取亚洲杯,伊拉克人不分教派种族拥上街头分享殊荣,世界为之动容。

伊拉克被取消奥运会参赛资格那会儿,巴格达菜贩阿希夫伤心地说:“伊拉克人失去了一个获得团结和快乐的机会。”

只要我还活着

达娜很穷,她穿着二手T恤和旧跑鞋出现在赛场上,人们为之感慨万端。

她月薪只有180美元,生活和训练费用靠父母负担。出国比赛和训练,那就没有了。

她是个雄心勃勃的姑娘。在这次奥运会女子百米赛中,她只跑出12.36秒,第一轮就被淘汰了。

她不会服气的。她说过:“如果我有一个

公平的机会出国训练或多参加国际比赛,我敢说,我完全有能力与世界顶尖选手一较高下。”

她相信自己的实力。她保持着伊拉克女子100米和200米的全国纪录。在2007年阿拉伯运动会上,她在200米短跑项目上获得24.80秒的成绩,赢得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资格。

“回伊拉克后,只要我还活着,我就不会放弃训练与比赛。”她说。

为了自由而跑的14.80秒

“我不在乎,我是为阿富汗妇女的权利和自由而来的。”——罗比娜·穆基亚尔



8月16日。鸟巢。女子百米预赛。

别的运动员都穿背心、短裤,她却穿着长裤、裹着头巾,化了一点淡妆,涂了亮晶晶的指甲油,希望给观众留一个好印象。

她站在跑道上那么地不同。

“你准备好了吗?”赛前,有记者问她。

“没有,我没有准备好。我只有两周时间准备。”她说,“我会尽力做到最好。”

发令枪响,她全力冲出,但还是被其他选手远远抛下,最后一名到达终点。

全场观众送给她热烈的掌声。

罗比娜是第二次参加奥运会了。第一次在4年前的雅典,她才16岁,不大说话,看见记者拍照,扒着门缝不敢走动。

但当时她说了一句名言:“我希望我能给阿富汗妇女开辟一条路。”

4年前,这条路上有两名阿富汗女运动员,一个是她,另一个是柔道选手弗里巴·拉萨耶,比她大一岁。

如今,这条路上只剩下一个人。还是她。

这个人本来也不是她,而是成绩比她好的阿哈德娅。阿哈德娅训练得很艰苦,但在阿富汗,妇女抛头露面,有相当多的人不能容忍,她遭到了嘲笑、咒骂和暗杀威胁——她收到过自称来自塔利班武装的死亡通知。

后来,她失踪了。

罗比娜正在一家私人银行上班。在奥运会开幕前半个月,才接到通知,叫她顶替阿哈德娅参赛。

她来了,继续为阿富汗妇女开辟道路。

她可能因此而遭到杀害,她知道。她来了。她愿意用她的生命,来跑完这14.80秒。她为自由而战。

“我不在乎,我是为阿富汗妇女的权利和自由而来的。”她说,“也许回国后有一百个人反对我,只有两个人支持我,但我觉得两个人也比一百个人更重要。”

她不会只有两个人支持。她的三个姐姐和两个妹妹,都会支持她——她们中,4个喜欢足球,一个喜欢跆拳道,肯定会支持她。她还有一个妹妹才两岁,不知道会不会支持她,但爸爸希望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打网球。